

复吴赞诚 光绪四年十一月上旬^①

闻足疾新愈，即日东渡，驰系殊深。得台报，知旌节抵基隆，诸将即荡平番社。锄其强梗，恕其胁从。晋公临戎，牙爪用命，理固然也。此后能受之以需，使番学日起有功，则造福无量。惟威德无远弗届，起居亦因而胜常。幸甚！幸甚！昨阅邸抄，敬审荣膺简命，正位光禄，且允辞兼署巡抚。天恩高厚，度越寻常，知精诚所感者深且远也！兹有恳者，沪局五、六两号兵船，大而无当，吴淞、长江均不适用。闻靖远叶富改带超武，可否以靖远见畀？饬陈毓淞^②管驾入江，并饬威远大副叶伯鋆^③附之而来。统候鸿裁，不胜翘企之至。

①沈葆楨向吴赞诚调轮船，于十月三日由闽开赴南京，而乞春帅给予靖远号则与《复吴仲翔》信同，当写于十一月上旬。

②陈毓淞：福建船政后学堂毕业生。建胜号管驾。

③叶伯鋆：字鹤舫，侯官人。福建船政学堂学生，沈葆楨调为登瀛洲舰长赴南京。

复吴仲翔 光绪四年十一月上旬^①

玉春来，奉十月十二教言，而念八续札亦旋到，盖玉春病于申江，故迟迟也。不才与季老绝交二年半矣，玉春数奇若此，不可再以书馱之。赠以百金，函请景山收录。嘱以见收则奈苦，否则归农，官不足恋也。赐笔，谢谢，然甚苦无用处，颇为羊惜之。乌石山案，急则居奇，缓则就绪，虽伯宗若之何？文公岂以一祠为重轻，扰扰者未免太不知量。得寄谕，无春帅衔，大为错愕。嗣始知其又力辞，闽中添一好好先生矣！拟函恳春帅乞靖远，以陈毓淞管驾，并令叶伯鋆酌带数人附靖远而来。荥阳暂不提起，俟来此交割清楚，咨送回闽当差何如？吴直卿^②已带扬武，不便困其盐车。邓太少英气，陈英^③素未谋面，姑留为后图。慕吾性颇宽缓，伯鋆甚短视，且取其所长而已。江南局面窄，沪局轮船薪水，远逊闽中。诸君来此，均虑退有后言。如有康邦机器待配之兵船，可否将其炮门酌减，使炮数少而炮力大，易于制胜。若登瀛洲则嫌其炮多而力弱也。现将下水者尚有几号？何项船式？示知为感。清渠奉唐景星^④为师表，刻意求似，不自知

其才远逊于景星，亦不自知其品远胜于景星。当其自鸣得意，苦口无由入耳。倘能从此匿迹销声，失马安知非福？特恐其尚未甘心也。海岩^⑤草草以终，令人一恸。伯仁由我而死^⑥，疚心曷极！钜甥入赘，大酺鼓吹二日，不敢与光禄勋并驾，逊一筹耳。桃桃使人要于路，今又使人迎其眷，马牛仆仆，岂敢惮劳？儿媳均托庇平善。

①吴维允二十八日函，到南京当在十一月初。

②吴直卿：当指吴世忠，光绪三年任扬武管带。

③陈英：福州人。福建船政后学堂毕业生，福星号管带。

④唐景星：唐廷枢。

⑤海岩：林海泉。

⑥伯仁句：借用西晋王导的话“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”来表示自己对林海泉之死的歉疚。

复曾光斗 光绪四年十一月上旬^①

奉手教，知文孙作优昙一现，恍然者久之。第天花来去，踪迹何常。明岁看佳儿赴宴鹿鸣，雏凤清声，头角峥嵘。叔侄若兄弟，与德曜齐眉观之，喜事重重，笑声四溢，甚勿以偶然失意，介介于怀也。嫂夫人苦肝病，尤宜善自排遣。弟依然恋栈，衰朽日增。秣陵始霜，即塞向瑾户。今冬甚暖，重裘炉火，尚不免号寒。盖蒲柳之姿，天欲福之而无可福也。此间岁事，丰歉参半，凤、颍、淮、徐，冬后犹苦大水，殊骇听闻。

①信称：“冬后犹苦大水，殊骇听闻。”又称：“今冬甚暖，重裘炉火，尚不免号寒。”立冬在十月十三日。此信当写于十一月上旬。

复吴元炳 光绪四年十一月中旬^①

奉初七日手教，惊悉林锡三学士歿于松江试院，为错愕不怡者累日。锡三体素羸瘠，且有咯血之症。拟俟其任满，劝之怡情泉石，不料竟中道弃捐也。其人清而厚，和而介，洵足钦式士林。景况萧条，不言而喻。闻其世兄器识甚伟，此则天不负人之一端